

日本

新興文學

張
一
出

選
訳

星雲堂書店出版

日本新興文學選譯

前田河廣一郎等著

張一岩譯

星雲堂書店

星雲堂書店出版

以像畫集
沈

梁以像作
王余杞著

實價一元八角
實價八角

星雲小叢書

泥塗(小說)

沈從文著

實價二角

我們上太太們那兒去嗎？(戲曲)

巴薈著
態式弋譯

實價二角

文學研究法

本間久雄作
李自珍譯

實價二角

比較心理學大綱

華登著
夏斧心譯

實價三角

婦人與家族制度

柯崙泰著
方紀生譯

實價一角

笑贊

清都散客
會因校點

實價二角

總 序

從大正末期到昭和間的過程，是多方面的，複雜的，深刻的，爲日本的歷史上所未有。互及各部分的變移，動搖，各色各樣的傾向，令人眩目地開展了。這種現象常反映於時代的尖銳化之文藝上，簇擁出了有特色異彩傾向的諸作家。他們與已成文壇的堅壁相對立，顯示着勇敢的存在，一年年潛入了大衆的心核，終於在社會方面，和文壇上都獲得了輝煌的地位。現在所搜集的五

作家，就是代表這種傾向的最尖端，他們都是颯爽的，新銳的。

前田河，葉山，片岡三氏，大家都知道是站在普羅文藝陣的第一線上，不斷的作前衛的創作家。

握住大規模的題材，很容易分析開來；那種粗的線，強的魄力，廣大的視野，這是前田河氏的特色。他在現代的日本文壇上幾乎是唯一的具有大陸風格的作家。

葉山氏因其代表作『在海上生活的人們』，一躍而成了普羅文壇的寵兒。『在海上生活的人們』，不但確定了他個人的價值，而且是第一期的日本普羅文學永遠的紀念塔。他是澈頭澈尾的普羅列塔利亞羅曼其斯特，他是把握着從特殊的經歷得來的特殊題材，加以普羅列塔利亞的熱情，成了如歌詠的創作的勞動的詩人。

如果細細分析，同在普羅文藝陣內的前田河與葉山兩氏和片岡之間，便可看出他們各有不同

的意識的分界。就是所謂「戰旗的」對於「文藝的」的差異。轉換以前的片岡氏的立場與作品，姑且不計；轉變後的片岡，像他所發表的普羅文藝陣營中的『活的木偶』一篇，是他獨自的領域非他不能擔當。他的作品是以明快的頭腦，從側面在骨子裏暴露出布爾喬亞的社會所構造的欺騙；比從正面攻擊還要深刻。

岸田 橫光，兩氏從意識形態，分明與前三氏有相反之點。而岸田，橫光二氏之間也難發現出共同的要素。

法國式的輕快表現；以明朗的機智，華麗的才氣，把人的生活中的細微的動作用情緒來烘托出來。那就是岸田氏的戲曲。這在已成文壇裏是看不見的。就是說日本的戲曲從他出現，才把寫實主義解放了，也不爲過。以明朗的步調而登場的浪漫主義者岸田氏之存在，無論如何，於日本劇壇有很大的暗示。

橫光氏以其有異彩的着想與技巧。和特異的

近代感覺的器官，產生了「新感覺派」一展。不斷的努力，要獲得前人未蹈的境地，在『鷗』與『日輪』二篇裡，其努力的成果，無遺憾地可以看出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和前田河津都已列在諸大作家之列。並且被人異常的期待，作一位中堅作家。

一讀這新興五作家之各各放出特色的幾篇作品時，我們便感覺得已成文壇上諸人的作品裡所求不到的新興奮。這幾篇無論那一篇都是各作家的代表名作。今包括爲「新興文學集」。可以說因本集而有了一個新時代的代表的文藝縮圖的鳥瞰圖。

星雲堂書店出版

初期白話詩手稿	李金釗等	連史紙	一元六角
實地社會調查方法	李景懷著	毛邊紙	一元
解放者	落華生著	實價	二元二角
抹布	巴金著	實價	八角
粉墨登之德國希特勒	巴金著	實價	六角
絳衫軍領袖	馬士奇譯	實價	八角
北寧鐵路之黃金時代	王余杞著	實價	五角五分
晞露集	繆崇群著	實價	三角
獻身者	黎錦明著	實價	七角

到四十二歲的現在

—— 前田河廣一郎 ——

目 次

總 序

到四十二歲的現在.....	前田河廣一郎
葉山嘉樹略傳.....	葉山嘉樹
片岡鐵兵年譜.....	
岸田國士年譜.....	
橫光利一年譜.....	

小說及戲劇

敗 軍.....	前田河廣一郎
苦 鬥.....	葉山嘉樹
大島爭議君.....	片岡鐵兵
紙的輕氣船.....	岸田國士
蠅.....	橫光利一

我的貧弱的自傳，大概都只是我自身的問題。這於讀者有什麼裨益？怎麼也想不出。簡略的記述，只左列最簡單的數十行使夠了。

明治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是我的生日。地方是東北的仙臺市。父親是木工；母親是一個小藩吏最小的女兒。不知因什麼手續疏忽，我在戶籍簿上變成了私生兒。因我父母的結婚關係不很圓滿，我從幼年時代便寄養於伯父要之助身邊；跟着他，東京，仙臺，以及極北部的鄉村，各處遷移。伯父是醫生。我入的小學是在宮城縣與岩手縣

到四十二歲的現在

交界，叫做若柳町的地方，在高等科第二年，便考入仙臺市第一中學校。從十五歲就受了社會主義思潮的洗禮，衝動地咀咒官立學校。背了伯父的意志，於十七歲到東京。在東京沈湎於苦學生的困苦生活。十九歲春天，承德富健次郎先生的提拔，赴美國。在美國，從事於一切所得着的勞働。三十三歲的春天，滿十三年的異國放浪生活截止，又回國來，身受着生活難。不久從事於「中外」雜誌編輯後，在這雜誌上發表了最初的小說『三等船客』。——我同因了震災而激起的其他對日本的特殊反動思想鬥爭；一直到如今，依然根據我自身的主義。三十三歲的五月結婚；到現在是四十二歲的五月，已成了三個小孩的父親了。

既非特別研究，關於我，不願更詳細地自寫。我也如一切作家，已經把大部分的體驗，思想，感情，以各種形式發表於我自己種種作品裏；並且我又未到那樣耽於追懷的年齡。

然而，不欲使我這自傳的斷片，終於如是，

還想把我發表作品的各時期的社會環境——也可以說是社會的情勢，以歷史的窺伺眼鏡描寫一些。

我抱着野心與希望，和漠然的社會主義的階級意識，於三十三歲的春天，回到了日本。當我回來時候日本的文學界，充滿了只限於狹窄的日本國中的汎日本主義思想。馬克斯主義，變成只是一部分的運動者，和理論家的掌中物，文學上的社會主義運動簡直沒有發展的餘地。我暫時潛伏於衰頹主義，神秘主義，人道主義，古典主義，合理主義，自由主義等諸思想之底；努力求知道日本的文壇，劇壇的傾向。而明瞭牠們並不很費勁。

我想發起一種新的運動。這種新運動，非得我發表，足以一掃漲滿於文壇的空氣的小說，以爲動機不可。這小說非得是能把新的地平線，向文壇上展開的作品不成。我從法蘭西的焦魯羅馬的尤拿尼米茲目，得到了暗示。沒有主人公的小說

到四十二歲的現在

，所有人物都可以作主人公的小說，集羣自身所佔有的小說之舞台——以這樣的計劃描寫出來的小說，便是『三等客船』。

其次我要描寫有反抗意識貧苦的人們。『脫船以後』，『赤色馬車』，『老熊之死』等等，雖說漠然，但却都以社會主意的目的而寫的作品。

然而，同是社會主義的作品，也還須是讀者所要讀的一類作品。那單純的社會主義的童話是不成的。其最重要的，必先是藝術品。因有此決心，我便運用所有知道了的外國語之知識，漢語，日本語之知識，而努力使語彙豐富。這事雖說是討厭的，而我作『三等船客』，從美國回日本的路，把一冊龐大的漢和大辭典裏所載著的字句，有趣的文字，每日在吊床上作着筆記歸來。到橫濱的時候，恰好這冊字典用不着了，便把牠丟在海裡。這雖然只是一個舉例，而我對於文學技術方面的苦心，都是這樣，或者已經成為本能的了。

在當時日本文壇的一角上，最微細而頁數很

少的叫做「蒔種人」的國際主義的文學雜誌出版了。我的妻這時正在重病中，住濱田醫院，一天的費用總要在十元以上；我是失敗得手中沒有一文，寫的作品又不能賣；有這樣的境遇，我對於「蒔種人」的傾向，大體贊成了。馬上投信到該雜誌社，就有小牧近江，村松正俊二氏來訪，勸我做他們的同志。在這以前，我也出過叫做「自由」的雜誌，那是在第一號便成了廢刊了。現在做了「蒔種人」的同人，我便做了這雖小而團結力很強的集團的一人而勞働。一点產業也沒有的我，那時竟負了二百元的債，讓妻去到故鄉的千葉縣療養。她在病院僅免流產而生了長男「力」。不寫點什麼便沒有飯吃的我，什麼「早稻田文學」呀「雄辯」呀，不怕是第三流的雜誌也到處投稿。稍有餘裕，便在千葉縣御宿町經營一家苦生活。一方面初次逗着小孩哭，覺得很是新鮮的事。一方面粗劣而草率的作品也築成了山。這時可以說是思想緩慢，言語澀滯，所以自己回顧當時的作品『羅

到四十二歲的現在

西亞那夫人之舞蹈』，『惡戲』，『反判者』等等一流平凡作品，到現在還是想：怎麼會寫出那樣的東西來？

因此不久便與『大阪每日』，『朝日週刊』，『每日星期特刊』等，都有了關係，在那上邊發表了『麵包』，『威膏』，『買了手鎗的人』，等篇。所謂中央的文壇，把我當對手看待的，也只有『新潮』而已。

未幾震災襲來了。這次震災，把大杉榮和平澤計七都屠殺了，我們也做了反動思想的白刃下的被威脅者。一般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國民的抵制開始了。以『薛種人』爲中心而提倡普羅文學的我們，一切生活之路，都被封鎖。這很可以表示日本資本主義的根據，是如何的薄弱的好材料吧。幾乎絕了衣食的我，不得已實行了方面的轉換，想盡力描寫以技術方面制勝的作品。『佐吉之父』，『慈善』，『三人之女』，『目擊者』，『最後的笑者』等篇作品，都是這反動期間的東西。雖

說是那樣，却絕不像當時某種普羅作家似的，描寫苟合反動思想的作品。接着我又寫了長篇的「大暴風雨時代」。那是我關於美國的作品之結束。一向只寫美國的勞動生活，至少是親眼見過的一點美國的我，於是作了總決算；從今以後要寫日本之無產階級生活了。然而時代則陷入反動之波與資本主義之周期的循環，蕭索之風佈滿了。我於是想或可爲日本普羅文學的戰術翻新的一助，譯了Apton Sincleat 的Gungle（屠場），跟着又譯 Jimmie Higgins（工人傑麥）

在這期間，日本之普羅文學運動上，也有一種外在的勢力攻進來；漸漸侵蝕我們的陣營。就是根本立在第三國際之指導方針上的。日本共產主義運動的轉向，浸潤到了知識階級層。「時種人」之震災以後的繼者的『文藝戰線』上有橫戴着俄國帽子的青年，冷眼睥睨我們而倡福本主義。於是文學之分野裡，也變爲直接宣傳政治的目的了。